急于修改“和平宪法”，意欲何为？

本报记者 张 红

环球热点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岸田政府不少成员以安全环境发生变化为由，多次在与修宪相关的事务上制造声势，放风探路。近日，岸田文雄在日本自民党大会上发表演说，再次表达对日本宪法第九条进行修改的意图。

借俄乌冲突大做文章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在东京都一家酒店举行的第89届自民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团结起来，坚持不懈打赢夏季参议院选举这场战役”。他表示有意推动自民党提出的四项修宪内容获得通过，其中包括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写入有关自卫队的内容。

这不是岸田文雄第一次提及修宪。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岸田文雄2021年11月19日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有意把修改宪法作为2022年夏天参议院选举的争论点之一。2021年12月，岸田文雄罕见地出席了在自民党总部召开的“自民党修宪实现本部”会议，并在会上宣称将集全党之力实现修宪。当时他指出，修改和平宪法“是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课题，必须尽早实现”，还称要将国会讨论和国民理解“作为两个车轮”，以推进修宪。

现行《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实施以来，最为核心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明确：日本国民真诚地希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和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早在2007年，安倍政府便推动修宪迈出第一步——参议院投票通过规定修改宪法程序的国民投票法。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前夕又提出了“修宪”，不过一直到2020年他辞去首相一职，也没有完成这一目标。2020年9月，安倍的继任者菅义伟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也表示有意修宪，但一直未能如愿。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对本报表示：“《日本国宪法》由美国人参与制定，被日本保守党视为耻辱。日本政党和民众关于它的讨论不曾间断。日本国内，特别是一部分保守党势力，不断致力于修改宪法，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尤其积极。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一直主张修改宪法。如今，俄乌冲突爆发之际，岸田文雄再提修宪。”

情况发生变化

“俄乌爆发冲突后，日本国内出现一些声音，担心仅靠现行宪法不能维护日本和平。目前，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都开始向推动修宪倾斜。”周永生分析指出。

日本宪法规定，修宪必须由2/3以上参众两院国会议员发起议案，必须举行全民公决，获得半数以上国民的支持。此前，由于重重阻碍，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日本前首相未能完成修宪目标。日本国内的政治力量对自民党推进修宪存在较大分歧，日本民众更是持谨慎态度。

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情况发生了变化。据《读卖新闻》等日本媒体调查，本届日本众议院新当选的议员，近72%同意修宪。由于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拥有261个议席，远超244席的“稳定多数”，而自民党98%的议员同意修宪，公明党也同意部分修宪，加之右翼的维新会议员100%同意修宪，同意修宪的众议院议员预计可以超过2/3，即310席。现在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是今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执政联盟如能获得参议院的2/3选票，就有望推动修宪。

日本民众虽对修改宪法第九条仍持谨慎态度，但支持修宪的人有所增加。根据朝日新闻2021年的一项调查，支持修宪和反对修宪的日本民众比例几乎持平——45%的人支持修宪，高于2020年调查的43%；44%的人表示没有必要修改，低于2020年的46%。朝日新闻报道称，持两种看法的人比例差距是自2013年调查以来最小的。

除了国内修宪条件具备，岸田文雄提出修宪可能还有一个目的——尽可能避免权力被安倍晋三破坏。“日本网”分析称，岸田文雄可能认为，只要他提倡修改宪法改革并取得进展，其政府就不太可能受到安倍晋三的破坏，这是由于岸田文雄在党内属于少数派，安倍晋三在党内还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岸田文雄的执政受到了安倍晋三极大的牵制。

蕴含巨大风险

事实上，日本一直在努力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员霍建岗指出的，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在所谓“专守防卫”方针之下，除了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攻击型航母等，日本不能拥有之外，连名义上的“防守型航母”，日本也可以拥有。甚至，1957年时任首相岸信介曾明确表示，拥有核武器符合日本宪法。

2015年，安倍政府通过了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的一系列安保法案，意味着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活动的军事安保政策在法律层面得到保障，也宣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国策被安倍政府彻底颠覆。

“虽然安倍政府通过了安保法案，但安保法案无法确认自卫队的合法性。大部分日本宪法学者认为，解禁集体自卫权是违宪的。只有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才能真正名正言顺地成立国防军、拥有交战权，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周永生说，“目前看来，岸田文雄修宪的目标就是取消第九条。当然也还有另一种选择，即公明党提出的保留一部分原第九条内容，再改一些、加一些表述。不过，这只是技术层面的事了。明显的走向是，日本从政坛到民间，不少人对于修宪已急不可耐，日本修宪的成功概率正在不断提升。”

分析普遍指出，日本修宪将对日本以及亚太格局产生消极影响，冲击地区安全稳定。专家指出，日本修宪不是把日本两个自卫队组织改成日本军这么简单。其修宪蕴含的风险包括而不限于：即使不加入北约也能享受北约的“准国民待遇”，使北约获得干涉朝核问题、东海问题的通道；从法理层面歪曲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增加东亚地区的主权纷争；恶化东北亚安全局势，推动核军备竞赛等。

针对日本修宪一事，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达立场，希望日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倾听日本国内外爱好和平的民意呼声，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图为近日东京街头。 新华社/美联

观象台

借题发挥 浑水摸鱼

□严 瑜

近来，日本部分政客频频借俄乌冲突大做文章，企图浑水摸鱼。

据日媒报道，3月1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出席其上台后的首次日本自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表示，愿意实现该党的四项宪法改革建议，包括将自卫队纳入宪法第九条。同时，岸田文雄又拿联合国说事，以联合国未在俄乌冲突中发挥应有作用为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甚至提出让俄罗斯交出五常席位，由日本取而代之。在此之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还曾表示，鉴于俄乌冲突，日本应考虑“核共享”政策，与北约部分成员国一样，在本国部署并共同使用美国核武器。

修宪、拥核、入常……日本政客种种表态，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居心叵测。事实上，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日本便颇不消停，一边跟随美国加强对俄制裁，一边“夹带私货”、趁机牟利。从考虑通过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来全面强化日本防卫力量，到“不失时机”地宣称南千岛群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借题发挥，刻意渲染外部威胁，一通谋取私利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众所周知，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四处侵略扩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受害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二战之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真诚地希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和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正因如此，日本的宪法被称作“和平宪法”。

然而，近年来，随着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修改宪法第九条、推动军事正常化等杂音在日本国内甚嚣尘上。日本部分政客更是不断在红线边缘疯狂试探，不仅频繁上演否认甚至美化其侵略历史的政治闹剧，而且接连发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刺耳言论，并采取一系列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不当举动，给周边国家以及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严重隐患。其野心昭然若揭，即强军扩武，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

如日本国内分析人士所言，煽动外部安全威胁为修宪铺路，是日本保守势力的惯用套路。如今，俄乌冲突成为保守势力鼓吹修宪和挣脱战后体制束缚极好的借口。眼见有可乘之机，日本部分政客急不可耐地粉墨登场，全然无视当年侵略他国留下的斑斑血迹，全然不顾曾经允诺的核不扩散国际义务，大肆放出危险言论，让世界看到军国主义的阴魂依旧在日本游荡，也让周边邻国乃至国际社会不得不质疑日本能否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

当前，世界需要和平，而非制造恐慌、借机渔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应切实得到尊重和遵守，而非肆意破坏、恶意挑衅。对日本而言，最迫切该做的是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尊重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应有贡献。如果执意在军国主义的歧途上一路狂奔，最终将撞得头破血流。

智利或将刮起新变革风潮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日前，智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宣誓就职。他在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莫内达宫向民众发表演说时表示，智利面临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等众多挑战。新政府将推动变革，建设更加有尊严的、公正的国家。

凭借“变革牌”在大选中胜出，博里奇主张改变智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改革税制、废除由私营企业管理养老金的制度等。智利新总统如何在任期内实现自己的新变革主张？这些新变革将对智利经济社会发展和拉美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变革牌”奏效

2019年10月，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公共交通票价上涨，引爆了积蓄已久的社会矛盾，抗议和骚乱波及全国。其后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智利的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博里奇打出“变革牌”，在去年12月19日举行的智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代表左翼政党击败了右翼政党候选人卡斯特，获得约55.86%的选票，当选新一届智利总统。

“博里奇当选是情理之中的事，证明变革理念在智利深入人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杨建民对本报表示，自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后，一批具有芝加哥学派背景的经济学家得到重用，在智利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实验。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框架下，智利一直被视为拉美最稳定、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带来的经济发展背后，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社会保障领域的私有化和市场化造成一系列社会治理顽疾，阶级固化与分配不均日益严重。智利社会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改革非坦途

博里奇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变革，将主要反映在推进宪法改革、税制改革、提高社会福利3方面。

“宪法改革是近年来智利政府议程的重中之重。当前制宪会议具有明显趋左倾向，但博里奇新政府仍需在宪法文本的讨论中协调各方利益，特别是要软化极右翼势力对新宪法通过的阻力。”杨建民认为，新宪法不仅对博里奇执政意义重大，也会对智利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在税制改革方面，提高高收入群体及采矿业的税负是博里奇政府的改革重点；在社会保障方面，新政府将持续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通过立法改革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由私人企业管理养老金的个人账户模式，设立国有机构管理养老金。

“投资者因政权更迭对市场产生的负面预期、政治格局极化态势加剧以及民众对新政权竞选承诺兑现寄予的高期望，将在中长期内对博里奇政府构成相当程度的执政压力与治理挑战。”杨建民认为，虽然挑战不小，但智利的经济基础一直很坚实，可以为新变革提供良好支撑。此外，博里奇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从前期提出的激进主张中抽离，真正“落地”的举措不会过于偏激，而是会基于务实主义原则，以经济增长与吸引投资为主要目标。

外交更自主

当前，墨西哥、阿根廷、智利3个拉美大国已“左转”。博里奇将如何实现他所说的推动地区一体化等目标，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3月11日，博里奇向民众发表演说时表示，智利新政府将在对外政策上保持自主，并与其他拉美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独立自主是智利政府多年来坚持奉行的外交政策。”杨建民表示，博里奇政府将更加强调这一外交政策。就拉美地区而言，新政府将与地区进步左翼力量保持密切关系，但执政联盟内部对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国的态度处于分化状态，博里奇需要不断寻求平衡点。而博里奇政府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变革，也将对拉美地区具有重大示范意义。在与世界大国打交道上，博里奇政府可能会逐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从自身发展利益考量，回归务实趋中路线。

环球掠影

春到法兰克福

近日，德国法兰克福市气温逐渐回暖，美因河畔的鲜花次第开放。

▲图为3月16日拍摄的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的初春景色。

◀3月16日，人们在法兰克福美因河畔休闲。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